



乡土,是一代又一代人对过去岁月的怀想,是四合院夏日里树影婆娑的荫凉,是农舍屋顶上随风而逝的缕缕炊烟,是村外河道里曲曲弯弯的泉水叮咚,是春季田野里鸟儿清脆的鸣唱……乡土,活在你、我、他的记忆中。如果你的记忆中,还萦绕着有关故土的人或物,请用文字记录下来一起共享。

文体要求:散文或随笔 字数:1500~2000字
来稿请寄:wzldxt2016@sina.com
联系人:张喜梅
联系电话:69728984

文字里的乡土



有一种农活叫晒冬阳

□钱国宏

迈进冬的门槛,北方几乎所有的农活都像变温动物一样冬眠了。忙惯了的乡下人这会儿该做些啥呢?晒太阳啊!

确切地说,晒太阳也是一种农活,一种自在惬意的农活——在太阳底下闭目养神,为来年开春儿秣马厉兵。从这个层面上说,晒太阳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农活呢。晒太阳不仅是农活,也是北方冬季常见的一道乡村景观,它像一缕阳光温暖地储存在北方人的记忆中。

冬天的太阳稳重而温柔。早晨八九点钟,太阳就如约而至,静静地挂在天空,色调明快干爽,透着几分亲和与友好。村里的男人吃过早饭,便三三两两地聚到村中的向阳地儿,打过招呼后,一字排开,或坐或蹲或倚或靠或翘或站,或拽把稻草或垫几块砖头,一律脸朝太阳,袖着手或抱着肩,享受冬日的日光浴。冷风在身后的墙外野狼般嚎叫着,而墙这边则是另一个世界:阳光暖暖地照着斑驳的土墙和墙根晒太阳的人们。此时的太阳并不刺眼,人们可以摆出自己得意的姿势:圆睁双目的,默默地瞧着远处的村落或落在枣树枝上的一只瑟缩的鸟;微闭双目的,幸福地遐想一些乱糟糟的往事,脸上闪着金色的光晕,嘴角漾着甜美的笑意;也有倚在墙角坐在马扎上把卷看书的,看得入了神,便忘了身外的一切杂音,如老僧入定般进入另一种境界。有几个刚从外地打工回村的后生,捞几件见闻活灵活现地讲,于是晒太阳的队伍里便有了几阵高低错落的笑声。碰上星期天或者寒假,墙根就陡然增加了许多热闹的元素——孩子们从作业堆中跑出来,汇在墙根处,边晒太阳边玩一些关东老游戏,“闯城”“打瓦”,吵吵嚷嚷,惹得晒太阳的大人们津津有味地看。偶尔也有人边晒太阳边聊些时尚话题,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一摆来,仿佛那些“军国大事”就发生在前村后屯。

冬日晒太阳并不是男人的专利,乡下的女人也抗不住温暖的诱惑,三下五除二地收拾完家务,姑娘媳妇或带着板凳,或夹着马扎,裹挟着一股香气,嘻嘻哈哈地聚在向阳地儿晒太阳。不过,她们的手里可不闲着,边晒太阳,边忙着纳鞋底、织毛衣,飞针走线,争分夺秒。三五分钟过后,晒太阳便成了“新闻联播”,村里村外的新人新事,一桩桩、一件件逐次拎出,谁家的大棚今年收入五万多元,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,谁的女儿在省城开了家美发店,谁的儿子当上了局长……听得四姑三姨二婶们一边好生羡慕,一边暗自鼓劲:回头咱也努努力,也风光一把!

老年人晒太阳比较静。住在乡下的老人们春种秋收,饱经风霜,晒太阳时很有一副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超脱感——他们晒太阳时间随意、地点随意、姿势随意,嘴里往往还噙着个长杆烟袋,悠悠往事就随着缕缕轻烟飘起、飘散。老人们眯起双眼,在阳光里默默地享受着——静默和微笑是冬日晒太阳的最高境界吧!

乡下人就这样忠诚地陪着太阳一步步地量过冬天。寒风凛冽的日子,城里人守在炉火旁边懒得动弹,而乡下人却在冬天的深处,袖手,闭眼,靠墙,晒太阳——参悟阳光的味道和冬的内涵。



捂暖冬至的饺子

□秦延安

天冷得似乎要将石头冻裂,母亲打电话让我们冬至回家吃饺子。她说已经包好我最爱吃的萝卜猪油渣馅饺子了。我搪塞道,快到年终了,单位事多,可能回不去了。母亲失落地说道,我想着你们兄妹三个冬至能回家吃顿饺子,没想到你们都忙。

说句实话,回家一百多里路,为吃个饺子太不划算,光来回的车油费都够买几十斤饺子了。挂完母亲的电话,我的心里不禁思绪起伏。俗话说: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小时候,防寒措施简陋的乡村里,冬天冻破手和耳朵是家常便饭。为此,母亲除了尽可能地给我们穿暖外,冬至这天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包顿饺子吃,即使那馅是缺肉少油的萝卜酸菜。

那一年秋后,为了让我们冬至吃上肉饺子,父亲决定去陕北下煤窑。大雪之前,父亲托人给家里捎回一斤羊肉。母亲说,陕北的羊肉好,没膻味,这是煤矿上奖给你爸的。你爸舍不得吃,给咱们捎回来。他一个人出门在外,挖煤很辛苦,咱等你爸冬至回来,一块儿包饺子吃。母亲说着,就将那块羊肉挂在了屋子的空当。于是,冬至吃羊肉饺子就成了我们最大的期盼。每天,我们兄妹三个都要查日历,看离冬至还有几天,都要看一眼那挂在空中的羊肉。虽然它已经风干失色,但却像一只风筝,总是牵着我们的视线。

盼星星,盼月亮,总算盼来了冬至。一大早,母亲就从地窖里掏出六七七个萝卜,让我们去水井边洗,然后自己赶着为我们做过年的新衣服去了。也许是因为即将吃到香喷喷的羊肉饺子,虽然室外冰天雪地,但我们却洗得热情高涨。原本吊在空中的羊肉也被母亲取下,放在温水盆里泡着。洗完萝卜的我们,不时跑到门外,看路上有没有父亲的身影。出出进进地没带回父亲的消息,却带回来一屋子的风。母亲心烦地说道,你们能不能安生一会儿,都冻红了脸还往外跑。母亲的呵斥没让我们安静多久,就又跑出去了。

父亲是披着一身雪进的门,我们一边拿毛巾给父亲拍打身上的雪,一边向他报告母亲准备包羊肉饺子的事。听说自己一个多月前捎回的羊肉还没有吃,父亲便嗔怪母亲怎么不早点给孩子做了吃。什么话也没说的母亲,放下手中的针线活,就去厨房了。突然,母亲惊慌失措地喊道,你们谁见盆里的羊肉了?我们都跑了过去说,不知道,刚才不是还在案上的盆子里吗?母亲说,盆子还在,肉却不见了。那一大块肉老鼠不可能拖动,会不会是让猫给叼走了?大弟说道。大家赶紧分头去找,后来在柴垛上发现了猫。胡子上还留有肉末的它,踱步怒叫着。柴垛下,大黄狗几乎将那块羊肉吞食尽了。看到自己梦想许久的羊肉饺子化成了泡影,六岁的小妹气得哭了起来,母亲和大弟更是拿起棍子打猫撵狗。父亲一边替泪眼婆娑的小妹擦泪,一边安慰道,不哭了,今天咱们吃不了羊肉饺子,就吃猪油渣饺子。说着,从随身带回的包里取出一块猪油。一听说又有饺子吃了,我们都转悲为喜。

那一天的猪油渣饺子,我们兄妹几个吃得分外香。这种香不仅捂暖了那个冰冷的冬至,更是捂热了那些少年的心,让我们兄妹努力成长。

岁月无情,那个曾经为我们吃上肉馅饺子而去下煤窑的男人早已远去,而那个忍受着冻手疼痛包饺子的女人也已是满头白发。想到孤寂的炉火旁,母亲佝偻着腰身给我们兄妹包冬至饺子的情形,我的鼻子不禁有些发酸,便打电话给弟弟妹妹,告诉他们,冬至那天,无论如何都要赶回家吃饺子。